

栉风沐雨 薪火相传

■杨文轩

我队有一名坚守钻探一线26年,每年大部分时间在野外作业的大钻机机长。他皮肤黝黑粗糙,不善言辞,长年在充满噪音的钻井机台工作,嗓门洪亮又略带沙哑。他就是高文庆,一家三代人都从事钻探事业。

曾有人问高文庆,如果让你用一个字来感悟人生,你认为是什么?他回答是“钻”,这个字对高文庆来说意义非同寻常。因为他和年逾七旬的父亲、刚迈出大学校门的儿子、祖孙三代都曾经或正工作在野外钻探一线。

高文庆的老父亲高常兴是一名钻探工人,参加工作三十多年,一直从事钻探工作,战斗在野外一线,是一名共产党员和优秀的机长。“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其实是搞钻探的”,这是对钻探工人的真实写照。受父亲的影响,高文庆从小在野外机台艰苦但和谐的环境中成长,他在少年时代就感受到了地质工作的艰辛和献身地质工作的光荣,对钻探工作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1994年,高文庆初中毕业,放弃了继续上高中考大学的机会,不顾家人

的反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河北省地矿局地质技工学校,学习钻探专业。1997年被分配到河北省地矿局第四水文工程地质大队,开始了他自小热爱的地质钻探工作。

白天跟着老师傅们学操作,业余时间便自学新知识、新技术。在高文庆的带动下,几个好学的工友自发组成学习小组。新老工友们在一起学习,时常切磋。技能比拼让更多书本上的知识转化成了实际工作中的“拿手活儿”。而最努力的高文庆,也从刚入行的“新兵蛋子”,变成了队里最年轻的班长,工友们争相向他请教。

2001年夏,有一个到河北地质职工大学带薪深造的机会,这也是许多青年职工盼望转换钻探工人岗位,脱离野外艰苦环境的一次绝佳时机。当时正值钻探生产任务较重时期,高文庆谢绝了单位领导对他的关心和照顾,放弃了这次深造机会,他说:“我是一名钻工子弟,知道当钻工很累,工作环境很艰苦,很难出人头地。可是地质钻探工作总要有人做,总要有人站在野外一线,总要有人在最艰苦的环境中完成钻探工作。我就计划干一辈子

钻探,坚信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钻工也会有让人羡慕的时候,只要有付出就会有回报。”那年与他同期参加工作的许多同学、同事参加了成人高考,并考取了省地质职工大学,毕业后大多不再从事野外钻探工作,但他抱着对钻探工作的热爱,仍然决定工作在野外第一线。

2002年8月,高文庆和几名同事被派到安徽芜湖协助芜湖水文队完成一个基岩孔地热井项目,当时他的孩子刚出生两个月。“去吧,不用担心我和孩子。”贤惠的妻子看出了高文庆的左右为难,连忙安慰他。告别家人,高文庆踏上了前往芜湖的列车。

多年来,高文庆收获了诸多荣誉,“河北省技术能手”“河北省能工巧匠”“河北省劳动模范”“河北省突出贡献技师”“河北大工匠”“河北省地矿局十佳地质工匠”……如今,高文庆的儿子已经完成学业,和父亲一样,没有选择舒适的办公室,毅然来到野外钻探一线,做着爷爷、父亲钟爱一生的钻探事业。“爷爷和爸爸是我的偶像,我要像他们一样刻苦钻研钻探技术,多长本领,争取做得更好”,高慕晗自信地说道。

三代人的坚守,是对地质钻探事业的无限热爱,是优秀家风潜移默化地浸染。地质钻探事业就在这种精神的传承中,稳步前行。

家风故事

人生感悟

振作

■王文正

人世间,在乐观主义者看来,岁月静好。由此引发的对美好事物赞美的文字可算是汗牛充栋。早在两千多年前,人们就把高兴之情、赞美之意体现在《诗经》的“三颂”“二雅”“十五国风”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古老的文字似歌如画,古老的话题历久弥新。笔者今天不走“拥挤”的桥,不作“添足”“续貂”之举,仅对我们身上一种值得大力提倡的精神状态,进行讴歌、赞美。那就是振作。

振作是有困倦但不愿睡时的一激灵,是撸起袖子加油干,是遇事不怵头、来事有精神,是自信、不服输;振作是不咎既往、不预未来、做好当下,是不受裹挟、守初心、斗志昂扬的进击;振作是智者思考后的警醒,是壮士决心已下的勇武……

农夫的振作是“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渔夫的振作是“玉鉴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艄公的振作是“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寻”,商贾的振作是“水则资车、旱则资舟”“百尺竿头五两斜,此生何处不为家”,书生的振作是“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诗人的振作是“若使鲁戈真在手,夕阳只照书城”,军人的振作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遥知百国微茫外,未敢忘危负岁华”,侠客的振作是“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振作无关乎年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老年的曹阿瞒仍发出振作的呐喊:“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广张三千六百钧,风期暗与文王亲”,八十岁的姜子牙不忘振作。

振作无关乎性别,“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女英雄花木兰振作,替父从军,诠释了什么叫“谁说女子不如男”;“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女侠秋瑾振作起来的血性,能让很多男人汗颜……

振作无关乎境遇,“鹏之徙于南冥者,水击三千里,转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小小的漆园吏庄子,料理好漆事后,经常思游八极;“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陆放翁在病榻上依然不失振作……振作不是一时兴起,也不是一刻的撒欢,更不是狂夫的即兴表演。它来自乐观、勤勉、执着的正能量定义域。振作是即刻的精神抖擞,也是而后采取的忘我的行动。

历史的河流昼夜流淌,振作的基因在炎黄子孙身上代代传承。面对落后、萎靡、颓废的晚清,诗人龚自珍写出了呼唤振作的名篇,“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可謂是振聋发聩。

大河中流下,青山两岸移。任何懒惰、颓废、萎靡、沉沦、彷徨、迷惘、负能等,都是大江东去水道上的浮藻、萍聚,只能被动地随大潮而下;而唯有具备振作素养、品质的人,才是主动的智者、武者、强者、佼佼者,是领头羊、旗手、弄潮儿,虽未必能成为功名显赫者,但一定能成就无悔人生……

念念不忘

炖出来的仪式感

■赵自力

我家里一直喜欢做炖菜。小时候,爷爷奶奶还在世,牙齿不好咬不动硬东西。父亲就上街买了一口铜罐,把煮不烂的食物用铜罐炖,如花生米、地蚕豆什么的,炖得稀烂,爷爷奶奶吃起来不费劲。母亲也常用铜罐炖菜给我们吃,越炖越香。炖菜成了我家的特色,即使是一把白菜帮,也被炖得有滋有味。

读书时,每次放寒假回家,父母必定要忙着炖菜。胡萝卜炖羊肉,是我们最喜欢的食物。当羊肉和胡萝卜在铜罐里开始翻滚时,加上几颗干辣椒去膻味,最后丢把香菜白菜。羊肉是越炖越有味道,特别是那汤汁越来越浓稠,加上胡萝卜的甜,一口一口浸润着喉舌。父亲总喜欢用勺喝汤,每喝一口都要咂咂嘴,慢慢品尝着岁月的味道。

过年时,家里是少不了炖菜的,无论是猪脚还是胖头鱼,不炖就仿佛没有年味。家里添置了几个土罐,那是专门用来炖菜的。每次炖菜,父母都要精心挑选食材,一样一样洗干净,先后放入罐里去炖。大火炖开后,改为小火慢炖,最后盖上盖子焖。盖子下吱吱地往外冒着热气,那是食物逼出来的香,吸一口就能勾起你的食欲来的。在寒冷



的冬天,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炖菜,冬天变得温暖起来。

在老家,谁家有个红白喜事,大家都愿意帮忙。主人为了表达谢意,常常做些炖菜。土坯墙下,一溜儿地摆了几个炉子,红色的火苗舔着大大小小的罐子。炖菜在老家又叫硬菜,在饭菜中最抢眼,所以掌勺师傅都会亲自做。做炖菜前,掌勺师傅会洗净手,戴上帽,围上围裙,一样一样去炖,把农家小院炖得热火朝天,炖得香气扑鼻。

每年的生日,父母都要到城里陪

我过,必定带只土鸡来。父亲说,高压锅炖菜太快了,不能入味。所以每次来,他都把鸡肉切成块,放炉子上清炖。老家的鸡没喂过饲料,长得慢,肉也特别结实,所以一炖就几个小时。有浓香溢出时,再加点板栗什么的,味道就更好了。父亲尝尝肉,再喝喝汤,自认为满意时才盛给我,鸡腿照例给我吃,在大家眼里,我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父亲每次做炖菜,特别认真,带着一种仪式感,炖菜也多了一种爱的味道。

【冬韵】

空气忽而由温燥变得冷冽,大街上的行人都紧裹大衣和棉袄,脚步匆匆。路边的早餐店里热气腾腾,挤满了食客。树上的叶子几乎一夜之间凋落殆尽,一派水瘦山寒之景。然而荒寒的冬天也自有一番美好景致。那些掉了叶子的树只剩下嶙峋的枯枝,在清冷的空气中虬曲盘旋,如一幅铁骨铮铮的写意画,抒写着冬天特有的风骨和美感。
——安宇影

【冬画】

早上,似梦似醒,窗上竟有冰花,多年未见的老朋友呵,我小心翼翼地凑上前去,生怕惊扰了它们。这些冰花是一幅幅精美的冬日画作。是昨晚下了层薄雪时留下的印记,是屋内母亲煲汤时氤氲的热气和外面寒冷的空气,一起携手共创的佳作。细碎的梅花,你挨着我,我靠着你,朵朵盛开,枝枝晶莹。
——田雪梅

微写作

“微写作”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倾听您的心声,期待您的短信留言。

【品茶】

冬日品茶,不仅能暖身,更能静心。泡上一杯热茶,茶水在杯中回旋,散发出浓郁的香气。我轻轻地抿了一口,顿时感到一股暖意从口腔传遍全身。这一刻,我仿佛置身于茶的世界,感受到了它的温暖和舒适。茶的香气、淡淡的苦涩,让人心情舒畅,忘却了外界的寒冷。
——魏有花